

职工文学作品专版

“沐”光而行，不必等候炬火

■潘玉毅

钱海军，探访“千户万灯”背后的故事，便是一次青春与稳重的邂逅，热忱与执着的碰撞，理想与使命的交融。

“千户万灯”是钱海军在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支持下，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发起的一个志愿服务项目，如今也是一个知名的公益品牌。它以“走千户、修万灯、暖人心”为初衷，自2015年启动以来，循着“共同富裕”的号角，打破地域的阻隔，在浙江、西藏、吉林、贵州、四川、云南、湖北7个省和自治区形成燎原之势，成为帮扶困难群众的“暖流”、增进民族团结的“火炬”。9年多来，累计行程23万余公里，服务7万多人。在推进困难残疾人家庭室内照明线路改造的同时，钱海军还带着志愿者相继在浙江、西藏、四川推行“乡村电工”培养计划，为社会培养更多“点灯人”，让“千户万灯”品牌扎根大山深处、偏远之地，奋力向上生长，为人民幸福生活贡献力量。

每一个散发光亮的人，都是从追寻光开始的，都曾经历追随光，靠近光，成为光，散发光的过程。某种角度来说，“追寻”“靠近”“成为”只是成长的阶段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照亮他人。当初的钱海军是这样，如今参与“千户万灯”品牌暨追寻“点灯人”传播实践活动的高校师生亦是如此。都说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，他们跟着钱海军的足迹，寻找着与之一路同行的“点灯人”，试图走近他们，了解他们，最后成为像他们一样默默奉献、照亮他人生活的人。青年人都有这样的志气和热忱，无疑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。

鲁迅先生在《热风》中讲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，只是向上走，不必听自



“追光团”跟随钱海军（左二）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俄里坪镇实地调研“千户万灯”给当地村民用电及生活带来的改变。
通讯员姚科斌 摄

暴自弃者流的话。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令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”此次追寻“点灯人”的活动，对于高校团的师生来说，既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更是对未来方向的指引。知行合一，他们一路追寻着“点灯人”的脚步，聆听、感受着“点灯人”的故事，内心除了感动，也萌生了做

一名“点灯人”的渴望。也许，今天的他们还只能发出萤火般的微光，但微光成炬，合起来就是一团火，是熊熊燃烧的希望！

相信，他们的寻访，也将激发全社会对无私奉献精神的认同与崇尚。志愿路上追光的人多了，再窄的路也将变成康庄大道。

（作者系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员工）

捡纸板的文人

■程寅生

我在本社区里，也算得上是一个“小文人”了。之所以说是“文人”，是因为我喜欢舞文弄墨，写些小文章外，还时常画些国画、写些书法之类。之所以“文人”前有一个前缀——“小”字，是因为在本社区，并非只有我在玩文学、书画，其他玩文学、书画的居民也不少，相比之下，我的作品与他们相比就寒酸多了。

社区里有一块空地，有些居民把家里多余的椅子、凳子贡献了出来，让大伙儿在晚上可以坐着摆“龙门阵”。我也常常坐在这块空地上，与街坊们聊聊天、拉拉家常，以便获得一些创作的素材。

在聊天的人中，有一个人很特别，他姓黄，六十七八岁左右，是从清洁工岗位退休的，大伙儿都叫他阿黄师傅。

“阿黄师傅，你每月退休工资有多少？”街坊们对他的收入很是感兴趣。

“我吗？我自己也不怎么清楚，大概四五千左右。”

“工资卡由你自己保管吗？”

“不，工资卡在我的老婆手里，她替我保管。”

“那么，你老婆每天给你多少零用钱？”街坊总想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零用钱？每天二十元。”说到这个，阿黄师傅的脸上露出一点无奈。

“你向你老婆要钱啊？你自己的钱，怎么攥在你老婆手里？那么，你老婆每天给你的香烟、老酒钱多少？”

“现在一包烟，稍微好点的也要三三十元，我只好戒酒了。”阿黄师傅嗫嚅着说。

自从那以后，阿黄师傅突然变得亢奋了起来，只见他每天像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人，每天在小区的几家饮食店门口，垃圾桶旁转悠，从店家手里接过几张纸板，又用大竹钳从垃圾桶里扒拉着，从臭气熏天的垃圾里翻出几块纸板来，然后塞进一只蛇皮袋，颠着一高一低的脚步，离开了垃圾桶。

一天，我看阿黄师傅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全神贯注地在数什么东西。细看，原来他的手里，正紧紧地抓着几张纸币，用食指在口里沾点口水，然后，



油画作品《夏日的公园一角》程寅生绘



是我的！”
张大姐说话十分强势，紧紧地抓着这块纸板，丝毫不肯把到手的胜利品让给我。

我知道再与她争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了，抢纸板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抢不过这位老大姐的。说了大姐，其实怕有八十岁了。张大姐虽然年岁已高，身体却很硬朗，她身手敏捷，动作迅速，是本小区里一位捡纸板的好手！她每天也在垃圾桶旁转悠，双眼像千里眼似的盯着垃圾桶，有时还背着一大捆纸板小步快跑。

“李大哥，想不到你也来捡纸板了，你好身手啊！”张大姐这几句话，分不清是奉承我还是在讽刺我。我一时语塞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我是临时捡一下子的。”我吞吞吐吐，勉强支吾。

“现在捡纸板的人真多啊！这块纸板是我先看见的，

“你是？”我迷惑不解地问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我是本小区一家菜馆的老板，听说你每天在捡纸板，你这也是为了生活，不容易。我家每天要进很多的蔬菜和加工过的食品，这些东西本身有很多的包装纸板。现在店里需要一个垃圾搬运工，另外找不到人，我想把这个工作包给你，同时，我店里的纸板也全部送给你，由你去卖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我有名了，成了本小区第一个捡纸板的文人了！

（作者系杭州市天水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）

蒲扇中的诗情画意

■孙邦建

“颇有书生味，编蒲手自拈。招风来习习，遮雨滴纤纤。柏子松花共，荷香竹影兼。偶然挥扇坐，不觉似陶潜。”清道光年间台湾诗人许廷嵩所作的《蒲扇》也颇值得品味，它迎合了夏天对纳凉消暑生活的美好遐想，令人向往。

有些地方习惯把蒲扇称之为“芭蕉扇”，其实此扇并非取材芭蕉叶，也有别于蒲草编的蒲扇，而是用南方常见的一种叫蒲葵的植物叶子制作而成，准确的称呼为“蒲葵扇”。

蒲葵为棕榈科蒲葵属多年生常绿乔木，用其叶子制作的蒲扇据说始于西周，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。蒲扇的流行则与东晋政治家、文学家谢安有关，《晋书·谢安传》记载：“安少有盛名，时多爱慕。乡人有署中宿县者，还诣安。安问其归资，答曰：‘有蒲葵扇五万。’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师士庶竞市，价增数倍。”南宋文人朱大德曾写诗赞颂谢安代言蒲葵扇助人为乐的美德：

“东治亭联白下问，若谁走马谢公墩。梅炎一样摇蒲扇，惟有清风后代存。”

宋初隐居西湖孤山的诗僧释智圆，性格豪放洒脱，超然物外，笔下闲云野鹤般的乡野生活令人向往。其所作的《谢僧惠蒲扇》：“结蒲为扇状何奇，助我淳风世罕知。林下静摇来客笑，竹床茆屋恰相宜。”山林、茅屋、竹席，与三两知己在山林溪涧边摇着蒲扇闲聊，清风习习，荡涤心中的烦闷和杂念，将优哉游哉的度夏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著名画家丰子恺则画过一幅漫画，一个孩童双手各执一把蒲扇，前后错开架在腿间，像骑脚踏车一样，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

一把蒲扇就能祛除一夏的酷热，一把蒲扇就能深深烙刻进我们的脑海里，一把蒲扇就能勾起我们无尽的乡愁，可惜这样的画面已经难得见到了！

（作者系新安江生态集团员工）

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

■于浩越

事业的激情。
他们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“机组卫士”。扎根电力生产一线，抄表、巡检、排查、运维，保卫电力系统的心脏——发电机组。躬耕笃行，点亮万家灯火，为能源保供挥洒汗水。

他们，是保障集团衣食住行各项正常运作，“无所不在”又“无所不能”的后勤团队。想业主所想，急业主所急，用真心、细心、贴心、热心、耐心的服务为集团员工提供更加舒心的工作环境和便捷的工作条件。敬业勤勉，任劳任怨，于点滴间穿透不凡。

万千同事群体中的我，就是这后勤保障团队中的一员。每当听到同事们夸赞我们的菜品美味可口；我自豪，每当看到一场场会议顺利召开。

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，我进入工位，细查今日行程，做好统筹规划，迎接领导的到来，端上一杯杯热茶，为他们一天辛劳的工作做好保障。

他们，是守护运送电厂“口粮”船舶的水手。随船起锚到泊岸，再启航到拉纤，一年中有过半时间是在海上慢慢漂过。风起水涌，毅然坚守。海天一线，航向统一，潮起潮落，目标坚定。

他们，是扎根小岛的储运基地库区巡视员。逢晨曦微露时，海风尚凉处，他们用深情专注的眼眸巡视着每样设备。海天荒凉，鸥鸟飞去，难消热忱。

他们，是辗转千里看项目，连日洽谈合作到深夜的前期开发员工。专业担当，坚守底线不退让；集思广益，协调上下拿项目。挑灯夜战，冲锋前线，将我们的旗帜插向地图上每一个角落。

他们，是终日与图纸、数据、实验器材为伴的技术研究工作者。面对亟待攻克的工艺难题，未曾踏足的技术领域，他们敢闯敢试、奋勇当先、勤学善思、追求卓越，以脚步丈量科学的高峰，以热情点燃

滴滴汗珠，折射闪光人生价值。人人奉献青春年华，人人播撒所学所得，那么汇聚成的，是万众瞩目的光。

后来我又询问了花工那盆栽的名字，他以方言回应，我不甚明晰，但记住了由他们组成的景观的名字——前程似锦。

（作者系浙江浙能物业公司员工）